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姜尚伐商 第十一回 姜里城囚西伯侯

西伯侯姬昌見天子不看姜桓楚的本，竟平白將桓楚拿出午門，碎醢其尸；心上大驚，知天子甚是無道。三人俯伏奏曰：「君乃臣之元首，臣乃君之股肱。陛下不看臣等本章，即殺大臣，是謂虐臣。文武如何肯服，君臣之道絕矣。乞陛下垂聽。」亞相比干將姬昌等本展開。紂王只得看本：「具疏臣鄂崇禹、姬昌、崇侯虎等奏：為正國正法，退佞除奸，洗明沉冤，以匡不替，復立三綱，內勤孤媚事。臣等聞聖王治天下，務勤實政，不事臺榭陂池。親賢遠奸，不馳務於游畋，不沉湎於酒，不荒淫於色。」

「姜后賢而有禮，並無失德，竟遭慘刑；妲己穢污宮中，反寵以重位。屈斬太史，有失司天之內監；輕醢大臣，而廢國家之股肱；造炮烙，阻忠諫之口；聽讒言，殺子無慈。臣等願陛下貶費仲、尤渾，惟君子是親；斬妲己整肅宮闈，庶幾天心可回，天下可安。臣等不避斧鉞，冒死上言，懇乞天顏，納臣直諫，速賜施行。天下幸甚，萬民幸甚！臣不勝戰慄待命之至！謹具疏以聞。」

紂王看罷大怒，扯碎表章，拍案大呼：「將此等逆臣梟首回旨！」武士一齊動手，把三位大臣綁出午門。紂王命魯雄監斬，速發行刑旨。

只見右班中有中諫大夫費仲、尤渾出班，俯伏奏曰：「臣有短章，冒瀆天聽。」

王曰：「二卿有何奏章？」

費仲曰：「臣啟陛下：四臣有罪，觸犯天顏，罪在不赦。據臣公議：崇侯虎素懷忠直，出力報國，造摘星樓，瀝膽披肝，起壽仙宮，夙夜盡瘁，曾竭力公家，分毫無過。若是不分皂白，玉石俱焚，人心未必肯服。願陛下赦侯虎毫末之生，以後將功贖今日之罪。」

紂王見費、尤二臣諫赦崇侯虎，蓋為費、尤二人，乃紂王之寵臣，言聽計從，無語不入。王曰：「據二卿之言，昔崇侯虎既有功於社稷，朕當不負前勞。」叫奉御官傳旨：「特赦崇侯虎。」

二人謝恩歸班。旨意傳出：「單赦崇侯虎。」

殿東頭惱了武成王黃飛虎，執笏出班，有亞相比干併微子、箕子、微子啟、微子衍、伯夷、叔齊七人同出班俯伏。

比干奏曰：「臣啟陛下：大臣者乃天子之股肱。姜桓楚威鎮東魯，數有戰功，若言弑君，一無可證，安得加以極刑。姬昌忠心不二，為國為民，道合天地，德配陰陽，仁結諸侯，義施文武。鄂崇禹身任一方重寄，日夜勤勞王家，使一方無警；皆是有功社稷之臣。乞陛下併憐而赦之，群臣不勝感激之至！」

王曰：「姜桓楚謀逆，鄂崇禹、姬昌簧口鼓惑，妄言詆君，俱罪在不赦，諸臣安得妄保！」

黃飛虎奏曰：「姜桓楚、鄂崇禹、姬昌皆國家梁棟之才，一旦無罪而死，何以服天下臣民之心！況三路諸侯俱帶甲數十萬，精兵猛將，不謂無人。倘其臣民兵戈擾攘，四方黎庶倒懸。況聞太師遠征北海，今又內起禍胎，國祚何安！願陛下憐而赦之。國家幸甚！」

紂王聞奏，又見七王力諫，乃曰：「姬昌，朕亦素聞忠良，但不該隨聲附和，本宜重處；姑看諸卿所奏赦免，但恐他日歸國有變，卿等不得辭其責矣。姜桓楚、鄂崇禹謀逆不赦，速正典刑！諸卿再毋得瀆奏。」旨意傳出：「赦免姬昌。」

天子命奉御官：「速催行刑，將姜桓楚、鄂崇禹以正國法。」

只見左班中有上大夫膠鬲、楊任等六位大臣進禮稱「臣」：「臣有奏章，可安天下。」

紂王曰：「卿等又有何奏章？」

楊任奏曰：「四臣有罪，天赦姬昌，乃七王為國為賢者也。臣聞君明則臣直，直諫君過者，忠臣也，詞諛逢君者，佞臣也。臣等目觀國事艱難，不得不繁言瀆奏。願陛下憐二臣無辜，赦還本國，清平各地，使君臣喜樂於堯天，萬姓謳歌於化日。」

王怒曰：「亂臣造逆，惡黨簧舌，桓楚弑君，醢尸不足以盡其辜。崇禹謗君，梟首正當其罪。眾卿強諫，朋比欺君，污蔑法紀。如再阻言者，即與二逆臣同罪！」隨傳旨：「速正典刑！」

楊任等見天子怒色，莫敢誰何。也是合該二臣命絕，旨意出，鄂崇禹梟首，姜桓楚將巨釘釘其手足，亂刀碎剝，名曰醢尸。監斬官魯雄回旨，紂王駕回宮闈。

姬昌拜謝七位殿下，泣而訴曰：「姜桓楚無辜慘死，鄂崇禹忠諫喪身，東南兩地，無寧日矣！」

眾人俱各慘然淚下曰：「且將二侯收尸，埋葬淺土，以俟事定，再作區處。」

二侯家將星夜逃回，報與二侯之子去了。

紂王次日昇顯慶殿，有亞相比干具奏，收二臣之尸，放姬昌歸國，天子准奏。

比干領旨出朝，傍有費仲諫曰：「姬昌外若忠誠，內懷奸詐，以利口而惑眾臣。恐放姬昌歸國，反搆東魯姜文煥、南都鄂順興兵擾亂天下，誠所謂縱龍入海，放虎歸山，必生後悔。」

王曰：「詔赦已出，眾臣皆知，豈有出乎反乎之理。」

費仲奏曰：「臣有一計，可除姬昌。」

王曰：「計將何出？」

費仲對曰：「既赦姬昌，必拜關方歸故土，百官也要與姬昌餞行。臣去探其虛實，若昌果有真心為國，陛下赦之；若有欺誑，即斬昌首以除後患。」

王曰：「卿言是也。」

比干出朝，逕至館驛來看姬伯。左右通報。姬昌出門迎接，敘禮坐下。

比干曰：「不才今日便殿見駕奏王，為收二侯之尸，釋君侯歸國。」

姬昌拜謝曰：「老殿下厚德，姬昌何日能報再造之恩！」

比干復執手低言曰：「國內已無綱紀，今無故而殺大臣，皆非吉兆。賢侯明日拜關，急宜早行，遲則恐奸佞忌刻，又生他變。至囑，至囑！」

姬昌欠身謝曰：「丞相之言，真為金石。盛德豈敢有忘！」

次日早臨午門，望闕拜辭謝恩，姬昌隨帶家將，竟出西門，來到十里長亭。百官欽敬，武成王黃飛虎、微子、箕子、比干等俱在此伺候多時。

黃飛虎與微子慰勞曰：「今日賢侯歸國，不才等具有水酒一杯，一來為君侯餞，尚有一言奉瀆。」

昌曰：「願聞。」

微子曰：「雖然天子有負賢侯，望乞念先君之德，不可有失臣節，妄生異端，則不才輩幸甚，萬民幸甚！」

昌頓首謝曰：「感天子赦罪之恩，蒙列位再生之德，昌雖沒齒，不能報天子之德，豈敢有他念哉。」

百官執杯把盞，姬伯量大，有百杯之飲，知己到來言不盡，彼此更覺綢繆，一時便不能捨。正歡飲之間，只見費仲、尤渾乘馬而來，自具酒席，也來與姬伯餞別。

百官一見費、尤二人至，便有幾分不悅，個個抽身。

姬昌謝曰：「二位大人！昌有何能，荷蒙遠餞！」

費仲曰：「聞賢侯榮歸，卑職特來餞別，有事來遲，望乞恕罪。」

姬昌乃仁德君子，待人心實，那有虛意。一見二人慙慙，便自喜悅。然百官畏此二人，俱先散了，只他三人把盞。

酒過數巡，費、尤二人曰：「取大盃來。」二人滿斟一盃，奉與姬伯。

姬伯接酒，欠身謝曰：「多承大德，何日臨環！」一飲而盡。

費仲曰：「請問賢侯，仲常聞賢侯能演先天數，其應果否無差？」

姬昌答曰：「陰陽之理，自有定數，豈得無準。但人能反此以作，善趨避之，亦能逃越。」

仲復問曰：「若當今天子所為皆錯亂，不識將來究竟可預聞乎？」

此時西伯酒已半酣，卻忘記此二人來意，一聽得問天子休咎，便蹙額歎歎，歎曰：「國家氣數黯黯，只此一傳而絕，不能善其終。今天子所為如此，是速其敗也。臣子安忍言之哉！」

仲又問曰：「其數應在何年？」

姬伯曰：「不過四七年間，戊午歲中甲子而已。」

費、尤二人俱咨嗟長歎，復以酒酬西伯。少頃，仲又問曰：「不才二人，亦求賢侯一數，看我等終身何如？」

姬伯即袖演一數，便沉吟良久，曰：「此數甚奇甚怪！」

仲笑問曰：「如何？不才二人數內有甚奇怪？」

昌曰：「人之死生，雖有定數，或癩癆鼓膈，百般雜症，或五刑水火，繩縊跌撲，非命而已。不似二位大夫，死得蹊蹊蹊蹊，古古怪怪。」

仲問曰：「畢竟如何？死於何地？」

昌曰：「將來不知何故，被雪水滄身，凍在冰內而死。」

二人聽罷，仲含笑曰：「生有時辰死有地，也自由他。」

費仲乃乘機誘之曰：「不知賢侯平日可曾演得自己究竟如何？」

昌曰：「這平昔我也曾演過。」

費仲曰：「賢侯禍福何如？」

昌曰：「不才還討得個善終正寢。」

費仲復虛言慶慰曰：「賢侯自是福壽雙全。」西伯謙謝，三人又飲數盃。

費仲曰：「不才朝中有事，不敢久羈。賢侯前途保重！」

分手後，費、尤二人在馬上罵曰：「這老畜生！自己死在目前，反言善終正寢。我等反寒冰凍死。分明罵我等。這樣可惡！」

二人至年門，下馬，便殿朝見天子。

王問曰：「姬昌可曾說甚麼？」

二臣奏曰：「姬昌怨忿，亂言辱君，罪在大不敬。」

紂王大怒曰：「這匹夫！朕赦汝歸國，到不感德，反行侮辱，可惡！他以何言辱朕？」

二人復奏曰：「他言國家只此一傳而絕，所延不過四七之年；又道陛下不能善終。」

紂王怒罵曰：「你不問這老匹夫死得何如？」

費仲曰：「姬昌乃利口妄言，惑人耳目，即他之死生出於陛下，倘然不知，還自己說善終。即臣二人叫他演數，他言臣二人凍死冰中。只臣莫說托陛下福蔭，即係小民，也無凍死冰中之理。即此皆係荒唐之說，虛謬之言，惑世誣民，莫此為甚。陛下速賜施行！」

王曰：「傳朕旨，命晁田趕去拿來，即時梟首，號令都城，以戒妖言！」晁田得旨追趕。

姬昌上馬，自覺酒後失言，忙令家將：「速離此間，恐後有變。」眾皆催動，迤邐而行。姬伯在馬上自思：「吾演數中，七年災迨，為何平安而返。必是此間失言，致有是非，定然惹起事來。」

正遲疑問，只見一騎如飛趕來。及到面前，乃是晁田也。

晁田大呼曰：「姬伯！天子有旨，請回！」

姬伯回答曰：「晁將軍，我已知道了。」乃對眾家將曰：「吾今災至難逃；你們速回。我七載後自然平安歸國。著伯邑考上順母命，下和弟兄，不可更西岐規矩。再無他說，你們去罷！」

眾人灑淚回西岐去了，姬昌同晁田回朝歌來。姬昌同晁田往午門來，就有報馬飛報黃飛虎。

飛虎大驚，沉思：「為何去而復返！莫非費、尤兩個奸逆坐害姬昌。令周紀：「快請各位老殿下，速至午門！」

黃飛虎隨上坐騎，急急來到午門。時姬昌已在午門候旨。

飛虎忙問曰：「賢侯去而復返者何也？」

昌曰：「聖上召回，不知何事。」卻說晁田見駕回旨。

紂王大怒，叫：「速召姬昌！」

姬昌至丹墀，俯伏奏曰：「荷蒙聖恩，釋臣歸國；今復召回，不知聖意何故？」

王大罵曰：「老匹夫！釋你歸國，不思報效君恩，而反侮辱天子，倘有何說。」

姬昌奏曰：「臣雖至愚，上知有天，下知有地，中知有君，生身知有父母，訓教知有師長，天、地、君、親、師五字，臣時刻不敢有忘，怎敢侮辱陛下，甘冒萬死。」

王怒曰：「你還在此巧言強辯！你演甚麼先天數，辱罵朕躬，罪在不赦！」

昌奏曰：「先天神農、伏羲演成八卦，定人事之吉凶休咎，非臣故捏，臣不過據數而言，豈敢妄議是非。」

王曰：「你試演朕一數，看天下如何？」

昌奏曰：「前演陛下之數不吉，故對費仲、尤渾二大夫言；即日不吉，并不曾言甚麼是非。臣安敢妄議。」

紂王立身大呼曰：「你道朕不能善終，你自誇壽終正寢，非侮君而何！此正是妖言惑眾，以後必為禍亂。朕先教你先天數不驗，不能善終！」傳旨：「將姬昌拿出午門梟，以正國法！」

左右纔待上前，只見殿外有人大呼曰：「陛下！姬昌不可斬！臣等有諫章。」

紂王急視，見黃飛虎、微子等七位大臣進殿俯伏，奏曰：「陛下天赦姬昌還國，臣民仰德如山。且昌先天數乃是伏羲先聖所演，非姬昌捏造。若是不準，亦是據數推詳；若是果準，姬昌亦是直言君子，不是狡詐小人。陛下亦可赦其小過。」

王曰：「聘自己之妖術，謗主君以不堪，豈得赦其無罪！」

比干奏曰：「臣等非為姬昌，實為國也。今陛下斬姬昌事小，社稷安危事大。姬昌素有令名，為諸侯瞻仰，軍民欽服。且昌先天數，據理直推，非是妄捏。如果聖上不信，可命姬昌演目下凶吉。如準，可赦姬昌；如不準，即坐以捏造妖言之罪。」

紂王見大臣力諫，只得准奏，命姬昌演目下吉凶。

昌取金錢一幌，大驚曰：「陛下，明日太廟火災，速將宗社神主請開，恐毀社稷根本！」

王曰：「數演明日，應在何時？」

昌曰：「應在午時。」

王曰：「既如此，且將姬昌發下囹圄，以候明日之驗。」眾官出午門，姬伯感謝七位殿下。

黃飛虎曰：「賢侯，明日顛危，必須斟酌！」

姬昌曰：「且看天數如何。」眾官散罷。

紂王謂費仲曰：「姬昌言明日太廟火災，若應其言，如之奈何？」

尤渾奏曰：「傳旨，明日令看守太廟宮官仔細防閑，亦不必焚香，其火從何而至。」

王曰：「此言極善。」

次日，武成王黃飛虎約七位殿下俱在王府，候午時火災之事，命陰陽官報時刻。

陰陽官報：「稟上眾老爺，正當午時了。」眾官不見太廟火起，正在驚慌之際，只聽半空中霹靂一聲，山河振動。

忽見陰陽官來報：「稟上眾老爺，太廟火起！」

比干歎曰：「太廟災異，成湯天下必不久矣！」眾人齊出王府看火。

紂王在龍德殿，正聚文武商議時，只見奉御官來奏：「果然午時太廟火起！」

只嚇得天子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；兩個奸臣肝膽盡裂。

紂王曰：「姬昌之數今果有應驗。大夫，如何處之？」

費、尤二臣奏曰：「雖然姬昌之數偶驗，適逢其時，豈得驟赦歸國！陛下恐眾大臣有所諫阻，只赦放姬昌，暫囚羑里，天下可安，強臣無慮。此四海生民之福也。」

王曰：「卿言甚善。」

微子、比干、黃飛虎等朝見畢。

比干奏曰：「今日太廟火災，姬昌之數果驗。望陛下赦昌直言之罪。」

王曰：「昌數果應，赦其死罪，不赦歸國；暫居羑里，待後國事安寧，方許歸國。」

比干等謝恩而出，俱至午門。比干對昌言曰：「為賢侯特奏天子，准赦死罪，不赦還國，暫居羑里月餘。賢侯且自寧耐，俟天子轉日回天，自然榮歸故地。」

姬昌頓首謝曰：「今日天子禁昌羑里，何處不是浩蕩之恩，怎敢有違？」

飛虎又曰：「賢侯不過暫居月餘，不才等逢機構會，自然與賢侯力為挽回，斷不令賢侯久羈此地耳。」

姬昌謝過眾人，隨在午門望闕謝恩，即同押送官往羑里來。羑里軍民父老，牽羊擔酒，擁道跪迎。

父老言曰：「羑里今得聖人一顧，萬物生光。」權聲雜地，鼓樂驚天，迎進城郭。

押送官歎曰：「聖人心同日月，普照四方，今日觀百姓迎接姬伯，非伯之罪可知。」

姬昌一至羑里，教化大行，軍民樂業。昌閒居無事，把伏羲八卦，反復推明，變成六十四卦，中分三百八十爻象，守分安居，全無怨主之心。

一日，報到元戎府。黃飛虎看報，見反了東伯侯姜文煥，領四十萬人馬，兵取游魂關；又反了南伯侯鄂順，領人馬二十萬取三山關；天下已反了四百鎮諸侯。

黃飛虎歎曰：「二鎮兵起，天下慌慌，生民何日得安！」忙發令箭，命將緊守關隘。

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，知神仙一千五百年犯了殺戒，乃年積月累，天下大亂一場，然後復定。又知姜子牙該斬將封神，成湯天下該滅，周室將興，因此玉虛宮住講道教。

太乙真人閑坐洞中，只聽崑崙山玉虛官白鶴童子持玉札到山。太乙真人接玉札，望玉虛宮拜罷。

白鶴童子曰：「姜子牙不久下山，請師叔把靈珠子送下山去。」

太乙真人曰：「我已知道了。」